

笔墨情深润边疆

□本报记者 李小龙

近日，“桑榆绘韵·墨香重阳”——巴州庆祝重阳节中老年书画展在巴州美术馆举行，旨在以多元艺术语言讴歌人民、赞颂新时代。在众多展品中，“三代书画情——刘氏家族艺术传承特展”成为本次书画展的亮点。巴州美术家协会会员、画家刘雁冰携刘氏三代人的作品联袂参展，让这份传承已久的书画情怀与时代需求相融，成为连接过往与当下的文化桥梁。

刘氏家族的艺术根脉深植于文化厚重的河南沁阳市。祖父刘榕精于花鸟仕女，与齐白石、张大千等大师亦师亦友；父亲刘寒僧被誉为“怀府三杰”之一，其花鸟生动传神，山水意境深远，书法刚劲洒脱；幼弟刘雁君在书画领域亦颇有造诣，作品深受藏家珍视。

涉猎广泛 成就斐然

刘雁冰，1940年出生于豫北文化古城的一个书画世家，自幼便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成长。幼年时期，他就跟随父亲学习中国书画。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，刘雁冰打下了坚实的书画基础，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也在心底生根发芽。

刘雁冰1956年参加工作，1960年被西北铁路局选派到新疆艺术院校进修。在两年的进修时间里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素养。他深入研究各种绘画技巧和理论，广泛涉猎不同风格的书画作品，汲取其中的精华。

经过多年的学习、探索和实践，刘雁冰逐渐创新发展并形成了具有自我特色的“现代派折枝博古画”艺术风格。这种艺术风格融合了古今元素，将传统国画技法与现代艺术理念相结合，具有强烈的时空跨越感。

“我在自己的创作中借鉴了一些艺术技巧，例如透视、光影、色彩，就是充分利用色彩、造型，并以它们为基础进行创作。”刘雁冰说，中国画以写意为主，就这方面而言，自己与祖父的画作就截



刘雁冰在向参观者讲述自己的画作《华夏文明亘古香》。 本报记者 李小龙 摄

然不同。

在刘雁冰的代表作《华夏文明亘古香》中，不仅有先古时期的岩画文字、古蜀国三星堆青铜面具、先秦时期象征王权的三足鼎、祭典的礼器、阴阳图、龙图腾等古老的文化符号，还有瓷器、竹筒、书卷乃至神舟飞船等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器物。他巧妙地运用国画的表現形式，将这些元素用简洁的国画色调展现串联起来，使作品既具有传统文化的底蕴，又富有现代艺术气息。

刘雁冰不仅在绘画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，在书法、篆刻和金甲文领域也同样成就斐然。他的书法作品，字体刚劲有力，不失飘逸灵动。他的篆刻作品，刀法娴熟、线条流畅，每一枚印章都仿佛是一件精美艺术品，展现出他对篆刻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精湛技艺。在金甲文领域，他深入研究，不断探索，将金甲文的古朴韵味与现代艺术相结合，创作出许多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。他始终坚持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创作作风，创作的素材多来自于生活，作品《彩陶风采》被人民大会堂收藏，其作品、传记入选《跨世纪艺术家精品集》，在业界有着

极高的美誉度和影响力。

新疆之行 实现夙愿

尽管多年来定居深圳，刘雁冰的艺术创作从未停歇——他年均产出上百幅书画作品，若遇大型题材创作，更会倾注两到三个月的心血，逐笔打磨、精益求精。即便身处南方，他还是忘不了新疆这片承载着青春记忆与艺术养分的土地，新疆始终是他心中难以割舍的牵挂。此次他重回新疆，开启短暂的旅居生活，其背后藏着三个深藏多年的人生夙愿。

第一个愿望，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。父亲刘寒僧在新疆工作多年，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他生前常说，希望能在自己生活工作过的地方，举办一场展现刘氏三代作品的书画展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刘氏家族的书画艺术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。

第二个愿望，是重走自己青年时期在疆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。新疆的山水、人文，都给刘雁冰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些年来，新疆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他渴望再次踏上这片土地，亲身感受这些

文化传承 永不止息

刘氏三代的书画传承，是一部跨越时空的文化史诗。他们的作品，不仅是艺术的展现，更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载体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，也传承了民族的精神。

“要为社会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，向社会传递正能量。”刘雁冰在谈及自己的创作理念时说，作为一名画家，不仅仅是一个擅长绘画者，更要有沉甸甸的社会担当，要有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，成为一名有担当的艺术工作者。

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，它承载着历史记忆，延续着民族精神，是连接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桥梁。刘氏三代的书画传承，正是这种文化传承的生动体现。他们用手中的画笔和刻刀，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后人能够通过他们的作品，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四山纹铜镜诉说千年秘密

□石榴云/新疆日报记者 赵梅

在新疆博物馆一楼的《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》展厅里，有一枚锈迹斑驳的战国铜镜。镜面虽已失去往日光泽，但那些神秘的纹饰依旧在时光中低语——羽状地纹中，四个“山”字形纹饰环绕钮钮，仿佛诉说着两千多年前的秘密。

“这枚四山纹铜镜出土于轮台县阿孜甘墓地，直径11厘米，方形座。”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阿迪力·阿布力孜说，“镜面上‘山’字纹呈左旋排列，这种纹饰布局在战国时期相当流行，体现了当时工匠精湛的铸造技艺和独特的审美追求。”

无独有偶，在玛纳斯县博物馆，另一枚四山纹铜镜同样引人注目。这枚出土于黑梁湾墓地的铜镜直径为11.5厘米。地纹同样为细密的羽状纹，主纹则是四个对称“山”字纹，线条力度饱满、刚劲，仿佛要冲破岁月束缚，向今人展示那时的艺术风采。

“山”字纹是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铜镜纹饰之一。据考古发现，

“山”字纹铜镜通常分为三山、四山、五山、六山等不同类型，其中，四山纹铜镜最为常见。国内学术界对“山”纹的含义至今有不同解读。有观点认为它象征着自然界中的山岳，可能与古代的“三山五岳”“封禅礼天”等观念相关；也有观点提出，这种纹饰并非文字，可能是从东周青铜器上的勾连雷纹演变而来；还有观点将“山”纹与良渚文化的三叉形器相联系，推测其可能是为了纪念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。这些不同的解读，为山字纹铜镜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。

战国时期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。这一时期的铜镜不仅是贵族的日常用品，更是工艺技术与艺术审美的完美结合。从湖南长沙楚墓中大量出土的“山”字纹铜镜，到俄罗斯巴泽雷克墓地发现的四山纹铜镜，这些跨越万里的文化遗存，生动展现了中原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。“新疆出土的四山纹铜镜说明，早在战国时期，新疆与中原就已有密切的交流和联系。”阿迪力说。（据《新疆日报》）

探秘居延



这是11月3日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拍摄的居延遗址中的唐代大同城遗址。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河故道附近，分布着多处居延遗址遗迹，包括居延遗址核心区、绿城遗址、唐大同城遗址等。这里自汉代起即为屯垦驻军、起塞筑垒之地，唐、西夏、元均在此设镇设防，见证了西北边疆的繁盛与变迁。

这里遗址群分布广阔，历经千年风沙侵蚀，部分遗迹已被掩埋，唯有残垣断壁默立荒原，诉说着往昔的辉煌。行走于甲渠候官、红城、黑水城等遗址之间，透过夯土城墙与出土文物，依稀可感居延文化的历史印记与丝绸之路北道的沧桑厚重。

新华社记者 马金瑞 摄